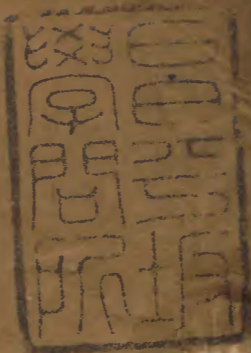


戰國策去毒

下



			六五〇	漢書門
二	四	六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		八	漢
〇		五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50
冊數	2 ( 2 )
函號	286 14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戰國策去毒卷下

戰國策去毒卷下

當湖陸隴其稼書評定

淺草文庫

程

後學

程沈 程蕃 程雲 程鑑 程周 程右 程來 程較 程訂  
趙弘 趙詢 趙信 趙侯

武靈變服 趙策

綱目 趙武靈王十年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

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忌先  
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

錯猶委

武靈王

武靈王

戰國策去毒卷下

鮑注卒世  
猶舉世言  
舉世無能  
察此  
與弱為敵  
謂胡翟此  
即司馬注  
欲殺胡之  
意  
鮑注不  
俗同俗所  
遺也  
鮑注定言  
自定於心  
不為俗遺

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  
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  
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啟胡翟之鄉。而  
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  
之勞。而享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  
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  
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  
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母顧天下之  
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

鮑注舜不  
用兵而舞  
干羽

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  
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  
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  
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  
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  
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  
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  
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  
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

所謂行法  
自近始  
止猶至○  
叔字疑衍

戰國策卷之六 卷一  
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  
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  
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  
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  
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  
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  
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  
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  
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

鮑注異出  
類敏疾於  
事也○以  
中國為有  
義有行

鮑注以兩  
臂交錯而  
立言無禮  
容

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  
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  
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  
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  
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  
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  
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  
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秫縫大吳  
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

鮑注史注以草染齒為黑雕題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鯁大鮑以其皮為冠林綦絨也言女工之拙鮑注異謂異俗○言各不知其異而不疑之

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

鮑注言參錯居其邊地鮑注不塞者志在遠略部屬常山光武即位於此改高邑

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秦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部非社稷之神靈即部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

鮑注蔽猶伏祿猶福鮑注言能定慮則不亂於物過罪之小者○當猶順

鮑注卿言世俗之間者言其所言不能出

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于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

作○論始者言今胡服自我始也鮑注政言治行於下

鮑注能與聞遷者有所聞則改前之為鮑注賤謂輕國族滅其宗

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眾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有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

鮑注據猶依徑以步道喻其省便

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  
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  
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  
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  
僻者。亂民。是以涖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  
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  
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  
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  
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

禮施於世

鮑注史進退之節。衣服之制。無兩謂字。接下文為是。俗流言。其順俗。

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  
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  
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  
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  
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  
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  
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  
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  
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鮑註謂拓地開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攘却之事。嚴兵而已。兵嚴而士用命。雖不胡服。其無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古。何救於敗哉。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而已。遂舉國而夷。甚矣其不權於輕重大小之差也。且其所稱反古之說。皆鈎金一輿羽之類。古所謂以辨言亂舊政者也。何足取哉。按鮑註此段最是。篇內言疑事無功。疑行無名。論至德者不和於俗。

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古今不同俗。帝王不相襲。皆是至論。然須看理如何。合理而不和於俗。不相襲。這是義。盤庚之遷殷是也。不合理而不和於俗。不相襲。這是適。莫商鞅王安石之變法是也。武靈之變服亦商鞅安石之類而已。



鮑注河東  
大河之東  
非地名  
父兄謂公  
族  
吳汪池印  
他

秦講三國 秦策

鮑註秦昭王九年  
周赧王十七年

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  
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  
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  
公子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  
曰王割河東以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  
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  
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亾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

此卽孟嘗君自秦逃歸，與韓魏擊秦之事。吳註云：緩之不自言，池以兩悔言，皆箝其主之術也。愚謂池之言，開陳利害，亦不可謂箝。但其見識止於如此。若所謂以德服人，以力服人之事，則彼固有所不知。

煖史作驩

馮煖鑿三窟 齊策

孟嘗君就國事年月無考，今附於閔王之末。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

鮑注：鋏，劍把也。歸來，欲與俱去。

鮑注：車客，乘車之客。

也揭舉也  
客我待我  
以客也

注記疏  
也計會會  
總合也要  
歲計曰會  
以負債同  
也財也器  
言也  
事  
憤亂也以  
憂思昏亂

鮑注凡券  
取者與者  
各收一責  
則合驗之  
徧合矣乃  
來聽命矯  
命托言孟  
嘗之命○  
萬歲祝孟  
嘗長驅行  
不留也

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  
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  
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  
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  
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馮  
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  
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  
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而性惛愚沉  
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

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  
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  
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  
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  
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  
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  
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  
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  
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

史記卷之六十五  
卷下

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

煖徒故相爲上將軍而虛相位以待孟嘗也

鮑汪太傅本周官此齊大臣也也原王所自佩者也

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于詔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始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

數十年無織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馮煖之市義。卽豆區釜鍾之術也。秦策內有一條云。天下之士合從相聚于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臣見王之狗臥者起。行者行。止者止。士母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子之五千金。居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尉繚說秦王亦曰。願大王母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亾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此是以豆區釜鍾結天下。

之士。大抵當時人君。不能以禮義廉耻。維持其風俗。深仁厚澤。固結其人心。故士與民。無不可以利動。若在上者。能如孟子之發政施仁。則此等術。皆行不去。

鮑注先天  
下為天下  
先也為約  
以結與國  
而伐人人  
必怨之又  
為之主眾  
所不與也  
故孤藉言  
有所資權  
是也。博  
物志于將  
陽龍女莫  
邪陰漫理  
此二劍莫  
王使于將  
作于將越  
入莫邪其

蘇子說齊閔王

齊策

年月亦無考今  
附於閔王之末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  
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  
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  
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  
事成者寡矣今雖于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  
矣堅箭利金不得茲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  
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

蘇子說齊閔王

卷下

妻亦善作劍。剡利傷也。銛利也。傳驛遞也。言其警也。中割地求成。平成也。八門土以土塞門而守。底也。也。驚亂馳也。鮑注趙敬侯四年。祭剛平以侵衛。中牟趙邑。趙敬

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墜矣。此亾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遯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

侯五年。齊魏為衛敗。趙剛平六年。借兵楚。取魏棘蒲。八年。拔魏黃城。鮑注鞫窮也。言遂事。鮑注挫強。言不以兵為人挫強。敵。吳注齊閔王十一年。楚懷王二十六年。齊

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鞫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

與韓魏共  
伐楚閔王  
十六年秦  
昭王九年  
合韓魏伐  
秦  
鮑注王人  
欲爲王人  
也

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  
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  
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  
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  
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  
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  
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  
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  
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穡

鮑注。矯。蠹。也。故有變  
意。此言變  
其初也不  
服。言貨財  
足也。道猶  
行。  
以襲郢爲  
夫差以滅  
范中行爲  
智伯瑤此  
皆誤

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  
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  
用兵窮者亾。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  
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亾。  
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  
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講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  
蔡恃晉而亾。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  
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  
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



吳注寄怨  
假手於人  
誅之而已  
不至怨即  
所謂重伐  
不義也○  
隱其用兵  
之真情而  
寄寓於義  
以爲名也  
鮑注此蓋  
之喻敗時

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  
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  
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  
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  
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  
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  
戰于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  
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  
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

鮑注士衆  
所聚有市  
井焉。驛有  
隱義言釀  
於中以侍  
飲至  
置社二字  
當連下讀  
注俱誤  
鮑注正事

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  
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  
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  
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  
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  
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  
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  
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  
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

之事謂財賦警備之  
事○屍未殮也  
殮也○華猶飲也  
奢也  
鉉一本作弦  
鮑注宮如父子異宮  
之宮古者寓兵於農  
故私家出之○櫛衣蔽前者理言士苦衣易敝故或治之衝陷

單國策去書卷下  
三  
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鑿鉉絕傷弩破車罷馬亾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晷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

陣車戰陣高巢車雜總全家併作穴中地道刀金兵器也斷絕也  
比相次節猶等也齋吝也

鮑注終謂窮兵守城期於不拔○得而保

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亾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亾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

之言得所  
稱爲善者  
保恃之○  
城郭露者  
外無居人  
故暴露○  
便謂巧審  
弓得便巧  
少發

施注素猶  
也言兵  
用雖強  
必弱

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  
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  
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  
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  
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  
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  
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  
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  
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

五兵刀劍  
戰矛矢也

鮑注師旅  
也言不用  
師北之堂  
上言謀之  
於堂彼自  
敗也  
鮑注倡優  
倡樂也休  
儒短小人  
○名配天  
地二句言  
其功德之

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  
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  
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  
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  
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  
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  
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  
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  
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

崇雖名利  
若此猶不  
足補也○  
無成謀  
我之謀不  
成

鮑注惠王  
十八年

鮑注堞城  
上女牆

吳注竟即  
上文境字

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  
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  
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  
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  
而反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  
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鑠中  
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  
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  
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

鑿馬策

鮑注以丹  
帛為柱。承  
旂。旗。鳥  
隼。為。旗。又  
繪星焉。

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  
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  
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  
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  
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  
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  
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  
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  
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

鮑注跣足親地也過信為次往服齊也○垂衣拱手言無所事西喪地於秦謂此歟

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篇中深言好戰之害，後起遠怨之利，其說善矣。然孟子所謂仁者無敵，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彼固

有所不知也。中間雖言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然彼之所謂仁義，亦只指後起遠怨言，非孟子所謂仁義。

依通鑑大事記，則閔王元年當赧王二年。蘇秦之死已久，固無說閔王之事。依史記，則閔王元年當顯王四十六年。蘇秦固未死，然策中稱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又稱中山國遂亡，君臣於齊。蘇秦之世，中山固未亡也。則以此策屬蘇秦者，誤矣。或指為蘇代亦非也。吳註引大事記曰：齊之伐宋也，蘇

代實啟之代為燕反間。驕其君，勞其民，而速其亾也。代豈肯勸齊王後戰哉？抑是言也，當在滅中山之後。取淮北滅宋之前，是士之明。蓋已逆知閔王之敗矣。

蘇代為燕謀齊

燕策

年月無考，今附於樂毅破齊之前。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鋤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讐也。楚魏者，王之援國。

鮑注觀其臣知其主

鮑注言雖知其仇以其強故奉之不敢伐也甲之革緣吳注緝編組穿甲之繩也○二年必誤

也○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齊報齊○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緝○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讐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

吳注齊強故稱長主自用自恃其強也困秦三年鮑注為秦所困吳注秦為齊困鮑注欲詳謂得其欲也○安猶取言齊不

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穡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西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

戰國策卷之五

三

可復攻取

鮑注不役者養兵以備敵

鮑注輕者易為之然則前言舉未亾也○寇猶亂與猶和不可拒言不能制內則不

可以制外○自治其內謂謀敵齊○吳注自敝其內為燕間齊敝其內也

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亾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母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亾宋○則齊可亾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拒○王自治其外○臣自敝其內○此乃亾之之勢也○

吳註大事記戰國策載蘇代說燕之詞○使噲能有

志如此○豈至覆國乎○論其世考其事○皆說燕昭之辭也○今按篇內言齊舉五千乘之勁宋○則此文在齊滅宋之後○其為燕昭無疑○蘇代之傾危○固不必言○而燕昭用代以敝齊○亦非王道也○



鮑注并合  
趙楚韓魏  
燕之兵  
三城鮑注  
聊莒卽墨  
吳注索隱  
云望諸澤  
名在齊蓋  
趙有之故  
號焉

樂毅報燕惠王書

燕策

綱目毅奔趙在周  
赧王三十六年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卽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振動。寡

暴曝同

鮑注無罪而殺毅非義也

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

鮑注高養也。幸親愛之。白明也。

吳注毅傳殺為魏昭王使燕王以客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為臣。正義云。假魏節使燕。

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

鮑注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

鮑注回顛而反言其速

吳注大呂索隱云齊鐘名元英燕宮殿名

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順也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曆

禹齊所得燕鼎凡鼎以占休咎故歸以律曆之室○植旌幟之屬竹田曰篁言燕以齊為寨○吳注索隱云薊丘燕所都言薊丘之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鮑注蚤知先見也鮑注新立

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於其志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

之君皆患  
庶孽之亂  
昭王能預  
順之○萌  
氓同  
鮑注弗是  
不然子胥  
之說賜夷  
楛名取馬  
華為鳴夷  
楛形以歛  
子胥骸骨  
吳注索隱  
云子胥怨  
恨故緹投  
江而神不  
化猶為波  
濤之臣也

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  
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賜夷而浮之江故  
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  
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  
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  
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  
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  
臣之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  
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

○離遭也  
吳注正義  
云惡聲不  
說已畏而  
談彼短○  
鮑注不毀  
其君而自  
潔

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國不潔其名數語  
有儒者風孔子以微罪行亦是此意至其陳伐齊  
之功絕無誅殘弔民之意不過誇張大呂陳子元  
英故鼎反乎磨室此正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  
重器也亦異乎王者之師矣史雖載其有寬賦除  
暴反政禮賢數事然只是戰國人作用

戰國策卷下... 齊策... 貫珠者為田單解疑... 綱目載在周赧王三十六年...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淳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微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

貫珠者為田單解疑

齊策

綱目載在周赧王三十六年

鮑注徵猶信也太子初易姓名至是始有狀可信○菑淄同恐後之鮑注恐單先發

戰國策卷下

三

鮑注稱猶副

鮑注穀猶養

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  
 王不如因以為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  
 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  
 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  
 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  
 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  
 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百姓之饑寒者  
 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  
 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此篇當與左傳晏子論陳氏厚施篇同讀但晏子  
 云惟禮可以已之猶與王道相近只是未免有意  
 貫珠則純乎機權矣人臣能愛民固當嘉獎然不  
 是畏其得民而欲分其功

其與其計以而為其也... 且其與其計以而為其也... 且其與其計以而為其也...

莊辛論幸臣

楚策

白起拔郢綱日在  
赧王三十七年

鮑注四人  
皆楚之寵  
幸臣也輦  
從謂輦出  
則二人從  
之○悖背  
道也

鮑注云城  
陽常在成  
陽屬汝南  
若城陽乃  
齊地流奔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凶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擒於成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

揜覆也謂自匿

鮑注牢閉養之固

鮑注飴米羹所煎調以餌之又施膠于絲以擊之八尺曰伊濁豕也

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以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蚋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噉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

鮑注調酸鹹以為餌也

莫注陵衡水草也

吳注下文

礮即礮

鮑注礮可為礮利也

也。○吳注者。○吳注鴈鼎之大。○吳注陂池也。

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噉鱗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礮。盪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礮引繳。折清風而耘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鴈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攬



鮑注所封  
之祿方四  
方金其所  
貞也  
吳注鼃塞  
即在傳其  
沈唐中州  
今信陽軍  
鮑注填兵  
滿也

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  
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  
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  
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  
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  
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鼃塞之內而  
投已乎鼃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  
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此篇設喻從小而至大從物而至人從外而至內

緩而不驟最善為詞令但當時教楚王必更有經  
濟實着惜史不傳決不是只此一番虛話而已此  
篇只是一箇冒頭頃襄王末年得保楚境綱目於  
赧王三十九年書楚復取江南十五邑想辛之謀  
為多然止於保境偷安數年而已以孟子發政施  
仁之道求之想辛亦有所不知也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 秦策

鮑註策書陘山，史書華陽一役也。陘山在密縣華陽亭，名亦在密縣。綱目載在周赧王四

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順子為質。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

公子他即  
公子池  
鮑注趙以  
齊倍為不  
義告敝邑  
伐齊二社  
亡邑也

鮑注必者  
意其然王  
襄王

破齊敝晉  
鮑注此晉  
趙也以趙  
破齊齊破  
趙亦敝  
鮑注言攻  
罷國勝之  
非武也安

能制人  
鮑注二國  
惡秦而齊  
為二國出  
兵頓下也  
鮑注安邑  
魏地亦屬  
韓兩屬也  
此攻華陽  
時得之○  
上黨亦韓  
魏兩屬

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  
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  
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  
深讐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  
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  
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  
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  
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為制

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  
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  
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  
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  
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  
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  
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  
以伐齊矣  
按華陽一役是三晉敗亾之根綱目於赧王四十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晉  
三晉

年書秦魏冉伐魏韓救之大敗魏納八城於秦秦復伐魏圍大梁魏又割温以和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魏冉伐魏拔四城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以和此即華陽之役也是時秦已有吞天下之勢三晉同心協力猶恐其不勝而况自相侵伐耶至趙魏既敗之後趙又欲與秦共伐齊其謬尤甚此時齊得免於秦趙之伐似皆蘇代一書之功是說士亦有益於人國也然此特一時微倖耳豈可

長恃耶為國而不能發政施仁作根本之計徒恃口舌以免禍必有不可恃之時

日者以災禍及於不可得之謀  
是皆謂之國而不謂之謀也

周訴止魏王朝秦

魏策

六國表：赧王四十二年白起擊魏華陽軍，  
芒卯走斬首十五萬。在魏安釐王四年。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宋人有  
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  
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  
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  
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  
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  
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

吳注一本  
訴作訴

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訴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

長信侯魏  
相而與秦  
應侯善者

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于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

雖死于路  
猶將行

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于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母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止王入朝。固是老成之見。然不內固其根本。能保其不逼於秦。終不入朝乎。是皆未知陰雨綢繆之道也。

此依六國表。在赧王四十二年。是時范雎尚未入

秦。篇內言應侯。恐是穰侯之誤。

秦策內言風沙惡且難治之類

黃歇上秦昭王書

秦策

項襄王徙陳在二十一年周赧王三十七年此云二十年者疑以用兵之始言至秦欲與韓魏伐楚黃歇說秦綱目在周赧王四十四年去徙陳時已六年此亦追其始而言

陳城吳注  
卽城陽

鮑注致言  
取物置之

項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鴛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



物上

鮑注先帝尊稱之耳

時未為帝

文王謂惠

文王非孝

文○出言

割地燕入

秦必割地

予秦使之

出也○社

一本作社

而危累綦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

識英注史作地

鮑注前勝魏有威矣

今自坐毀

不持守也

○小狐不

能涉大川

雖濟而無

餘力將濡

其尾不能

終也○吳

注以前之

利易後之

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一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為

戰國策卷之五

下

應

鮑注毀楚不能侵之故強武足迹宅居也言地之居遠皆雖有大不足以涉之也○後稷也言鬼雖善走大能得之

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

鮑注係鼎為虜之獲也○狐之為妖者無所食無人為之依也

鮑注四國齊趙韓魏

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亾。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也應言以兵從之蓋攝秦也七邑故皆宋地

鮑注葆保同○吳注詳其事以下于史慎重之意應上葆利言○詘命令于韓魏歸

為帝之重於齊言齊韓魏皆強而齊尤甚

吳注索隱云西海至東海絕注以危凶之事恐動之持劫之也

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銓胡陵  
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而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  
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  
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  
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  
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若未  
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  
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  
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

韓韓必受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  
為關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  
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  
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  
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  
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  
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是時秦雖因歇言使歇歸約親於楚楚復使歇侍  
太子完為質於秦然使楚果有可亾之形秦豈肯

以空言釋之哉。恐是莊辛治內之功。非專黃歇口舌之力也。

單國策去書 卷下

單國策去書 卷下

范雎入秦

秦策

綱目周赧王四十五年秦昭三十七年秦以范雎為客卿赧王四十九年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逐魏冉羊戎公子亦不子惺以范雎為丞相封應侯

金政字通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

鮑注集韻  
 樞斫木鑽  
 鑽鐵樞質  
 鑽  
 鮑注得任  
 人必保其  
 後後不如  
 言則為反  
 覆此任人  
 所重也王  
 豈得輕之  
 乎  
 鮑注周傷  
 也榮草華  
 也此喻厚  
 重彼獨善  
 之則此無  
 有

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樞質。腰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祿。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洞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財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

鮑注其  
 猶得母  
 闔合同  
 姚云一本  
 無說字史  
 同

鮑注閱猶  
 傷敏疾也  
 自傷見睚  
 之晚

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

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范雎曰唯唯有問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  
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  
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  
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  
南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  
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  
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  
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

史無南字

鮑注骨肉  
謂欲言太  
后穰侯等

厲音癩

蒲服鮑注  
匍匐同飢

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  
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  
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  
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亾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  
為厲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五帝之聖而死三  
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  
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  
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橈載而  
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末無以餌其口坐行蒲

困故

鮑注。履。僵也。卽就也。

鮑注。女保女。傅。非大也。

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進謀如  
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  
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  
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可以補所賢之主。是  
臣之大榮也。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  
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廢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卽  
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  
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  
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

鮑注。恩。溷同。亂也。

博物志。韓有黑犬名盧。乃俊犬也。

囚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  
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  
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  
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  
王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  
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  
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  
蜀。左關坂。戰草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  
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而逐鴛兔也。霸王之業。可

鮑注已少  
出師而使  
入悉出非  
宜也

鮑注閔王  
二十三年  
敗楚重丘

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  
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睢○曰  
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  
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  
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越○人○之○國○而○攻  
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  
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  
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  
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

可使為丘  
墟

謂○藉○賊○兵○而○齊○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  
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  
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  
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  
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  
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  
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  
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  
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



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臯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

吳注云四  
貴者穰陽  
涇陽華陽  
高陵也史  
無諱下有  
高陵進退  
不請一句

鮑注決裂  
謂分割其  
地符信也  
剖猶分割  
符謂擅封  
爵也  
鮑注淖齒  
楚將楚使

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敵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救齊因相  
之管猶管  
權之管專  
之也

吳注云走  
涇陽下一  
本有華陽  
字

卓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  
兌用趙滅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  
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卓齒李兌之類也臣  
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  
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  
陵走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桓公得管  
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按司馬溫公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用白  
起南取鄆郢東廣地於齊功亦大矣雖其專恣驕

貪足以贖禍亦未至如雎之言也雎亦非能為秦  
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耳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  
失甥舅之恩雎真傾危之士哉綱目發明曰上書  
秦君廢其母逐冉戎下書以范雎為丞相封應侯  
則廢母逐諸臣乃雎之謀明矣夫臣猶可逐也母  
可廢乎既正其為母之名則秦君之惡始著而雎  
亦與其罪矣合司馬公與綱目之書法觀之則  
雎之言雖辨君子無取乎爾特其遠交近攻一策  
秦人用之以得天下則雎固秦之功臣然不能正

其根本雖得天下。愈速其亡耳。曷足貴哉。  
廢太后。逐穰侯。范雎入秦時。便挾此主意。然不敢驟發。只寬寬說來。漸漸逼入。直至四五年後。根深蒂固。方露出主意。是極有步驟文字。是極奸險心腸。或疑以此待母后功臣。固不可以此待小人。不亦得審幾觀變之道歟。然君子之於小人。亦非有意放逐之也。刻刻欲其遷善改過。不得已而放逐焉。豈如睢之設為機械。必奪其位而後已哉。

觸龍說趙太后 趙策

綱目在趙孝成王元年周赧王五十年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日。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

鮑注久不見宜得罪今自寬而求見郤郤同以已病足因恐後不能前亦自恕以及人也鬻鬻同

息其子也

吳江黑衣戎服數史

作缺願令一本作願得

鮑注媼女老稱后太后女

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肯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

尖意於燕乃反爾

重器謂名位金玉

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

子義趙之賢士

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此篇要看其節奏一步進一步可為諷諫之法但惜當時大道不明士不過用此以挽回一事救解一人而於端本澄源之道所謂格君心之非者則未之聞也

前輩評此文謂與諒毅皆以從容成功按諒毅使

於秦秦王欲趙殺趙豹平原君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君涇陽君也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剗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母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一則於太后之所不欲言者而寬寬說入一則於秦王之所言者而徐徐寬解皆神於諷諫者

趙威后問齊使 齊策 威后趙孝成王后此當是 周赧王五十年以後之事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 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 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 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 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 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 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

趙后問齊使

齊策

威后趙孝成王后此當是 周赧王五十年以後之事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 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 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 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 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 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 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

不業鮑注  
言不得在  
位成其職  
業

命婦則朝

何以至今不業也。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郵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先歲與民而後君。是知本之論。至惓惓於二士一

女而歎息痛恨于於陵。其見識尤非常。此女子不似戰國人品。惜當時諸侯王無此見識。

鮑註謂於陵子仲又是一人。若孟子所稱已七八十年矣。愚按齊王建趙孝成王之初。去孟子亦無七八十年。未必有兩於陵子。鮑註不是。大抵於陵仲子之學。至晚年怪僻益甚。孟子所云辟兄離母。尚是其少年時事。

信陵君諫伐韓  
魏策  
在長平戰前周赧王五十三年事

信陵君諫伐韓

魏策

在長平戰前周赧王五十三年事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我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為親戚兄弟若此。而又况於仇讐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





南國似言  
國之南注  
云屬韓恐  
非

鮑注闌入  
之闌

國繼以圍  
大事記報  
王四十年  
穰侯圍大  
梁○吳注  
山華山也  
華山之北  
皆魏地

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  
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  
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  
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  
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  
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  
衛之郊北至乎闕所亾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  
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  
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

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  
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  
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  
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  
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亾天下  
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  
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  
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  
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

鮑注通其道不通他使將爲開吳注秦初取上黨故吞食其地使與韓國中絕故物魏假道使韓得與上黨通○鮑注衛時已屬梁

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寧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

此書史遷不入本傳。而載魏世家。見魏之存亡。係於此也。世家中雖不載其從違。亦不書與秦同伐。

韓必以其言而止。真西山謂此書於秦之情狀。與當時形勢利害。若指諸掌。信然。但惜信陵雖知秦之不可親。而所以拒秦者。止於合從一策。於孟子所謂發政施仁。綢繆牖戶之計。未之聞也。當時可與共國者。惟孔斌一人。不聞薦用。而所折節者。不過侯生毛公薛公之徒。可謂知輕重乎。綱目書魏以孔斌爲相。尋以病免。信陵不得辭其責矣。按赧王五十三年。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以其地歸趙。正此時。篇中所云通上。

黨於共寤正以其中絕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虞卿論趙講秦 趙策

長平之戰在趙孝成王六年周赧王五十五年綱目載此策在長平之次年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

吳注相室傳姆之類鮑注稱是人不予之也

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

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啟○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

鮑注虞卿言秦力倦而歸謂秦力所及止是耳秦力豈止是而已乎

鮑注趙嘗親秦而復

戰國策去毒卷下

六

負之故秦  
攻之今爲  
講所以解  
也

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  
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  
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  
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  
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  
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  
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  
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  
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

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  
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  
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  
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  
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  
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  
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  
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  
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七

鮑注爲秦  
計深而趙  
勢危

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六城并

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不以六城賂秦。而以六城賂齊。固是妙策。然只是從人見識。但卿與信陵君魯仲連。皆是真心要從。與蘇秦之反覆詐僞。不同耳。其不能以德行仁爲根本之計。則一也。

鮑註云。史書此事在邯鄲圍解後。按邯鄲之解。趙

賴魏之力耳何事講以六城此策言長平破懼而賂之是也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魯仲連不帝秦

趙策

綱目在趙孝成王八年周赧王五十七年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閔王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

鮑注稱客則衍他國入仕魏也

閔王二字衍

吳注稱諡追善之辭



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  
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  
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  
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  
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  
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  
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  
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  
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

鮑注鮑焦  
周之介士  
韓詩外傳  
云周時隱  
者無子胤  
不臣天子  
不交諸侯  
○過猶不  
幸

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  
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  
中者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  
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  
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  
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  
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  
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  
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

吳注索隱  
云下席言  
其寢苦居  
廬謂烈王  
太子安王  
也○正

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折，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斫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

義云而母  
婢罵烈王  
后也

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

戰國策卷之六

卷之六

吳注索隱云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鮑注筦鑰也鍵其不敵者示同閣下化也投者下其牝哭注主人肯賓棺立西皆上北面

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

哭是倍也天子乃於昨階上南面弔之也○以珠玉寔死者口曰含

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未○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五

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義不帝秦是也。然能保秦之終不帝乎。魯連所以高於當時說士者。只是排難解紛而不求利。然恐

未免是虛氣。若經濟之實。固未之聞也。視孟子之省刑薄斂。井田學校。確有實際者。瞠乎其後矣。

昔者周文王受命於天，其時天下歸心，而文王亦不敢自專，必以天下為歸。故文王受命，必先定其國，然後定天下。武安君之伐趙，亦必先定其國，然後定天下。今武安君不量百姓之力，而欲伐趙，此其所以敗也。

武安君諫伐趙

秦策

周赧王五十七年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

吳注以食食之曰舖餽也

戰國策卷之五 卷下  
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囚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眾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眾。君

鮑注：鹵櫓，同大盾也。

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眾，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眾，取勝如神，况以強擊弱，以眾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

鮑注：梁橋也，此皆示

戰國策卷之五 卷下

以不還使  
民專於戰  
也

鮑注謂人  
謀地利軍  
之形勢

振震同

吳注長其  
幼小者○  
推體猶委  
身謂以身  
與之也

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  
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白  
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  
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  
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  
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  
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  
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  
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

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  
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  
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  
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  
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  
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  
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  
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  
使王齧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

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憊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

鮑汪軍敗  
則辱此所  
謂愛名

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知趙之不可伐，可謂有料事之明矣。而不知自矜其料事之明，可以殺身也。豈因其殺降而天奪之魄耶？

綱目於赧王五十八年書秦殺白起，發明云：「白起殺降有罪，故盡削其官。然秦人罪之，不以其罪，故



不書誅而書殺也。蓋秦之殺起，不過因其快快，且為應侯之所忌耳。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大正, 秦, 國, 策, 卷, 下, 三]*

呂不韋立異人

秦策

綱目在周赧王五十八年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扁城，故往說之曰：子侯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為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

鮑注按此是子楚以華文王立後不韋說使歸之不韋傳則言孝文為安國君時歸與此異○麻音聊鮑注異人母曰夏姬無寵如無母然

鮑注秦王  
后孝文后  
華陽夫人

鮑注春秋  
舉成歲此  
言其年高  
山陵崩其  
高且固  
朝生木榘  
也朝榮夕  
死今又不  
如

爲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  
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  
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  
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  
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  
千萬歲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亾之患矣陽泉君避  
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  
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倉用  
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

鮑注此質  
本以交好  
今不能然  
故曰空

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  
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  
然入謂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  
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  
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若  
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  
是自爲德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  
以結秦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  
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

戰國策卷之六

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問曰陛下嘗軼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人苟利之為見將無所不至故商賈之人不可與

共國不韋初以奇貨視異人卒之陰取其國可畏哉乃知孟子對梁惠王宋慳之言非迂也今人讀書一心只為科第亦是以奇貨視書其不為不韋者幾希

按鮑注此是子楚以孝文王立後不韋說使歸之不韋傳則言孝文為安國君時歸與此異

Faded vertical text in a large column, likely bleed-through or a separate section of text.

史記與國策小異此篇本史記爾雅曰鬲鼎也

蔡澤說應侯辭位

秦策

綱目在秦昭襄王五十三年周赧王既亡之次年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

鮑注期猶  
志也辯智  
者志期得  
此

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  
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  
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  
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曰富貴顯榮成理  
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  
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于世稱  
之而母絕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  
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  
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

鮑注極身  
猶竭已還  
反顧也

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母二盡公不還私信賞  
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  
卬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  
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  
顧毀譽必欲霸王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  
離困辱悉忠而不解王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  
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  
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  
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

鮑注解  
同離釋同

鮑注間言  
有隙可乘

聖字一本  
作君臣

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力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

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陵

僖公九年

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啟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爲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

屠言殺之酷

賜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懇草剗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拮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

鮑注拮憂向轅也蓋逼之

居陶易姓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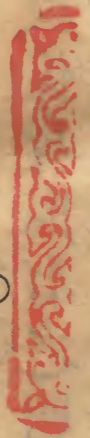
鮑注大言全勝也分勝者所獲

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  
行之途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  
得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  
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  
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  
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  
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  
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辨士臣之見人甚衆莫  
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

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  
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  
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  
號爲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  
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

秦

二



鮑注以蔡澤爲明哲保身吳注曰澤知范雎內慚  
故西入秦志在奪相乃矜材角智趨利之尤者相  
秦數月懼誅歸印亦智巧之尤無功而退旣無當



於道德之旨明哲保身之義○彼何足以知之哉○按  
吳注最是○然睢與澤雖不足當明哲保身之義○而  
猶賢於世之貪位取禍者○但只是從利害起見○非  
從義理起見○故保身則有之○明哲則未也○  
蘇厲說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  
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夫射  
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  
矢鉤○一發不中○前巧盡矣○陳軫說昭陽曰○楚有祠  
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私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

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  
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地曰○吾能爲之  
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  
爲之足○遂飲其酒○與蔡澤說范睢同一意○

吳注史毅  
奔趙後燕  
王復以其  
安樂開為  
昌國君  
吳注伐趙  
事在王喜  
四年東周  
君五年

燕王以書謝樂間

燕策

栗腹事綱目載在燕王喜  
四年秦昭襄王五十六年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  
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  
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  
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  
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  
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  
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

鮑注端潛  
專也願欲  
復用之

鮑注君微  
出明怨言  
閉雖無出  
之趙以明

有怨於我  
人亦知之

鮑注世雖  
薄我我反  
厚施之  
吳注有過  
失當棄反  
惠愛任用  
之

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  
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  
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  
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  
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  
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  
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  
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  
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

以要名也。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  
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  
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  
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  
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  
累。請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  
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  
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肯  
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

鮑注任惡  
名所謂任  
不肖之罪

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怠。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

鮑注凡有  
修者先必  
有失而善  
論者不然  
○簡猶棄  
也輟止也

鮑注意度  
其然慝心  
待之以不  
善之心

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過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譏之。樂聞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此言鮑注謂其能悔過。吳注謂其責人之意多。而

悔艾愆創之意少。吳注是也。吳注又據新序以此為燕惠王遺樂毅書章首係錯簡。此恐未必然。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魯仲連遺燕將書

齊策

綱目載在燕王喜五年。秦孝文王元年。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卽墨未下。齊田單以卽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以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

倍背同怯  
史作却

吳注正義  
云齊無南  
面攻楚魏  
之心以為  
南陽平陸  
之害小不  
如聊城之  
利大也  
注此詳齊  
善於下  
兵救之  
齊善秦為  
橫右壤  
謂平陸斷

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其年之敵，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

亦棄也。○  
救不至不  
救聊城規  
猶謀也。秦  
救之而楚  
魏退無謀  
齊者

鮑注攘言  
推臂而也  
○辨說  
士資結也  
○矯革言  
變其俗

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削主，因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臣不足恃，國敝既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距全齊之兵，其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

後國策去毒

全

吳注索隱  
引延篤云  
陶陶朱衛  
衛公子荆  
非也王邵  
云魏冉封  
陶商君姓  
衛  
鮑注桎足  
械桎手械

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  
名厚實也。願公孰計而審處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  
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  
鈞。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  
此三行者。鄉里不道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  
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  
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  
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  
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討不

吳注有字  
悉誤史作  
朝天下會  
諸侯朝天  
下謂率天  
下朝王也  
○此伯者  
之事欲與  
伯則可責  
以義故沫  
與魯君計  
言此  
鮑注言天  
壤敝此名

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  
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  
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  
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  
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  
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  
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  
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  
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

戰國策卷之六

全

亦敬○鞮  
弓衣倒示  
無弓

單○國○身○去○書○卷○下  
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鞮○而○去○故○解○齊○國○之  
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捐○燕○棄○世○東○游○於○齊○明○是○教○人○以○叛○此○仲○連○之○排  
難○解○紛○亦○異○乎○君○子○之○排○難○解○紛○矣○  
此○書○通○鑑○綱○目○大○事○記○載○於○秦○孝○文○元○年○燕○王○喜  
五○年○齊○王○建○十○五○年○則○與○引○粟○腹○事○合○矣○而○去○騎  
劫○之○殺○已○三○十○餘○年○則○與○所○謂○基○年○不○解○者○又○復  
矛○盾○且○田○單○於○齊○襄○十○九○年○已○去○為○趙○將○不○聞○復  
返○齊○安○得○於○王○建○之○世○復○有○田○單○為○齊○攻○聊○城○之

事○鮑○注○謂○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  
為○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  
校○細○處○太○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略○其○牝○牡○驪○黃○吳  
注○謂○田○單○之○攻○自○在○襄○王○之○初○魯○連○之○矢○自○在○王  
建○之○世○各○是○一○事○誤○亂○為○一○史○誤○因○策○誤○愚○按○真  
山○山○雖○主○鮑○氏○說○然○以○綱○目○斷○之○則○吳○注○是○也○惟  
謂○王○建○之○世○不○應○有○田○單○為○齊○將○則○不○然○安○知○單  
不○自○趙○復○歸○齊○再○攻○聊○城○耶○  
按○此○篇○言○燕○將○罷○兵○而○去○而○綱○目○因○史○記○言○燕○將



見書遂自殺吳注謂罷兵而去似得其實然綱目不從策而從史未詳何故

甘羅說張唐相燕 秦策 綱目不載是秦 始皇初年事

甘羅說張唐相燕 秦策

綱目不載是秦 始皇初年事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

高注少庶子官名羅茂之孫文信侯家臣也

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爲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令

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

吳注史云  
得十谷三  
千城今秦  
有十索隱

云以十一  
城予秦也  
一說未知  
孰是

從橫之習漸漬於人心已久。至於孺子亦習為機變之巧。蓋唐虞三代之遺化。至是盡矣。視成周之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風氣為何如哉。使曲禮內則之教猶存。何至於是。故觀蘇秦張儀之行。而知大學之不可廢。觀甘羅之事。而知小學之不可廢。

故王曰問燕太子丹之入秦與白問之問燕到之問  
謂中山與燕前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戰其車烈其烈烈烈烈烈烈烈烈烈烈烈烈烈烈烈烈烈

孔注棄謂  
戰國而喪  
地用謂割  
地賂之死  
謂敗死

或謂魏王 魏策

吳註云大事記以此附見於始皇八年封嫪毐長信侯之下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亾地數百里。亾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賓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是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

長輓者長  
為輓車之  
人○嫪毐  
秦太后私  
人

時一人已  
惡

戰國策去毒卷下  
下○至於長輓者故卑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  
門間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  
以為嫪毐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國贊嫪毐○  
以嫪毐勝矣○王以國贊嫪毐○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  
髓○王之交最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  
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為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  
從嫪氏○天下必舍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棄之不如用之之易○此言最是○然只以國贊嫪毐○  
便謂能用之○何其謬也○孔叢子謂此策出於孔子

順○大事記云○子順進退有聖賢之風○寧忍出此乎○  
可謂知子順者○乃知孔叢子確是偽書○然則如何  
方可謂能用之○曰○如孟子之發政施仁○則可謂能  
用之矣○

韓非初見秦王  
張儀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  
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  
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  
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  
三亾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  
者亾以邪攻正者亾以逆攻順者亾今天下之府庫  
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

韓非初見秦王

秦策

原本作張儀誤綱  
目在始皇十四年

張儀當作  
韓非  
不審即上  
云不智

鮑注陰北  
陽南西南  
當作西南  
報王五十  
九年與諸  
侯從  
高注圖曰  
困方曰倉

戰國策卷之五

五

皆以藏穀  
粟  
鮑注言秦  
有不攻耳  
無敢與相  
攻者  
頓踴也徒  
空手裼露  
臂也煨盆  
中火  
奮言勇不  
顧死

斧質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  
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  
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  
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  
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  
民為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  
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  
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  
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

五戰言四  
而及中受  
兵  
路史能繹  
初封丹陽

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  
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  
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  
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  
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  
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為限。長城  
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  
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  
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

今稱歸武  
王徙枝江  
亦曰丹陽  
文王都南  
郢卽江陵  
昭王遷都  
惠王遷都  
○按此所  
謂五都其  
後襄王徙  
陳考烈王  
徙壽春楚  
之所居大  
約皆有郢  
名  
鮑注魏居  
荆趙之中  
而爲與國

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亾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  
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  
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  
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荆人  
和令荆人收亾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  
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  
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  
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  
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

故舉魏則  
二國不通

吳注趙都  
邯鄲燕之  
南齊之西  
魏之北韓  
之東故曰  
中央兼四  
國之人故  
曰雜

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  
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亾國取  
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  
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  
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  
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  
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  
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亾國之形也而不憂民  
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

戰國策卷之五

告

完韓子作

河外呼沱  
河之外此  
本趙所得  
齊地今趙  
弱故齊復  
取之  
扶韓子作  
援  
鮑注流作  
灌  
吳注繩次

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  
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  
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  
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  
而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沱  
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  
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荆以東  
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  
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編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

物曰編

尊作曾

鮑注交言  
秦與趙俱  
罷兵而退  
○極言度  
其力之所  
至

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  
兵之強。霸王之業。地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  
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  
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  
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  
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  
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  
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  
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



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眾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眾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

鮑注素甲  
編素為之  
非金革也

鮑注錯措  
同置也

地絕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一篇主意全在破從却未說出所以破從之策前輩謂其規模范雎但范虛此實愚謂此亦未嘗用

實蓋其經濟之實乃在孤憤五蠹諸篇此篇只是一箇冒頭須想到實處方見他真伎倆其所沾沾自負者不過一刑名之學其後秦雖殺其身而仍用其學卒至於亾雖能破天下之從何益乎綱目載此於始皇十四年韓遣使稱藩於秦條下司馬公曰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非為秦謀而首欲覆其宗國罪固不容於死矣蓋當時之士只欲自成功名多不顧其宗國風氣至此真大亂之世

弘化乙巳

